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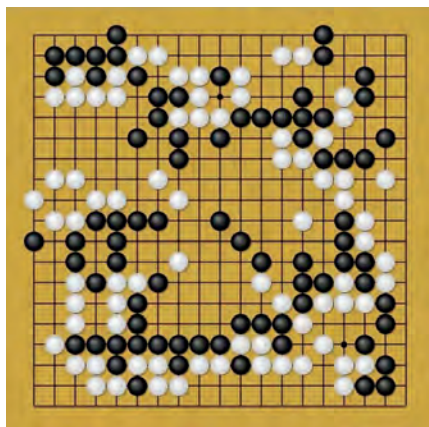
定了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准则，垂范东亚诸国：越州青瓷如玉似冰，衬托茶色；茶有真香，添加姜、盐、枣、橘皮、薄荷等，不啻“沟渠弃水”；“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”，宜捡取“乳泉，石池漫流者上”，不要涌流的瀑布的水，也不要山谷里浸满不泻的水，强调“活水”的概念。至于适合在品茗时配套享用的和果子，原型是传入日本的中国点心唐果子——顺带补充，辣椒到了日本叫唐辛子；明明不是大唐之物，怎么也“唐分”恁高？原来，日文里的“唐”近乎中文里的“洋”，泛指外国的东西。

“从中国输入的文物中，影响至深者首推围棋。”安藤如意在《坐隐谈丛》（1910）中如是表示。川端康成则认为：“据说，在中国人们把围棋看成是仙心的游戏，充满了天地之元气，三百六十一路包含着天地自然和人生哲理。然而，开拓这种智慧之奥秘的，正是日本。日本的精神，超过了模仿。”盛传唐宣宗时日本国王王子入唐，唐皇命第一高手顾师言与之对局，“至第三十三下，胜负未决。师言惧辱使命，而汗手凝思，方敢落子，则谓之镇神头，乃是解两征势也。王子瞪目缩臂，已伏不胜。”后问顾是中国第几手，国人谎称第三，王子愿见第一，对曰：“胜第三方得见第二，胜得二方得见

第一。”王子慨叹，“小国之一，不如大国第三。”此后千百年间，日本的“棋道”繁荣发达，确晚后来居上之势。1933年，来自棋道“旧邦”的少年吴清源于高手云集的“日本围棋选手权战”中夺魁，获权执黑与秀哉名人（最后一位终身名人）对局。川端康成说吴清源“手指修长，脖颈白皙……从未有人给我留下这样鲜明的天才形象”。

天才么，中国不缺，历朝历代随便检点一番，总能找出不少。去年NHK出品的大河剧《致光之君》里，女主紫式部的偶像就是一个唐朝天才——大魔王（“诗魔”“诗王”）白居易老师。紫式部之巨著《源氏物语》动辄引用老白的诗句与大唐的典故，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平安朝女房清少纳言，也在著作《枕草子》里靠白老师为自己和自己侍奉的藤原定子“加戏”：“中宫说道‘香炉峰的雪怎么样呵’，我就叫人把格子架上，〔站了起来〕将御

下图：1933年，吴清源与本因坊秀哉的对局，轰动日本棋界。这局棋吴清源打破陈规，执黑以三三、星位、天元开局，前所未有，震惊世人。



帘高高卷起，中宫看见笑了。”《白氏文集》卷十六有首被收入《和汉朗咏集》的《香炉峰下新卜山居》：日高睡足犹慵起，小阁重衾不怕寒。遗爱寺钟歇枕听，香炉峰雪拨帘看。清少纳言对原诗活学活用，得意之余，终成就一段佳话。

白老师还在《妖猫传》中还了魂，可惜这部电影的魑魅魍魉缺了股令人脸红心跳的魅力。年轻一辈的中国观众从小接触到海量日本ACG文化，知道“阴阳师”“酒吞童子”“河童”之类的名词，但鸟山石燕《百鬼夜行》、葛饰北斋《北斋漫画》、小泉八云《怪谈》、京极夏彦《百怪图谱》、水木茂《妖怪大全》里一长串东瀛山精水怪的“本体”，实则七成由中国输出。唐代以降，《三才图会》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《酉阳杂俎》等古籍流传到日本，其中很多“赤佬”主题的精彩图文，促成了日本妖怪的集束式爆发。据考证，人面蛇身的濡女，脱胎于女娲的形象；被主人弃置后怨念满满的付丧神，受了道家“物老则怪”思想的影响……

从制度、文化、思想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，日本曾经处处“小中华”的影子，也待大唐帝国爱恨交加。大唐啊大唐，历史的光影折射中，你远去的背影像《平家物语》开篇的一语双关，“宛如春夜梦幻”。